

# 近代漢字教育之革新： 清末《蒙學報》〈文學類〉 識字啓蒙教材變革及演進析論\*

鍾哲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提 要

《蒙學報》成立之背景，緣自於清廷自甲午戰爭（1895）慘敗後，維新派知識分子鼓吹救國圖強之觀念，以教育改革作為圖強之方法。本文就內容及形式之變化，分作四個階段析論《蒙學報》〈文學類〉之識字啓蒙教材變革及演進之過程，對於清末民初漢字教育之轉型，有重要之意義。第一階段為1897年第1期至第6期，第二階段為1898年第7期至第14期，第三階段為1898年第15期至1901年第72期，第四階段為《蒙學叢書》1902年至1907年。在第一及第二階段中，《蒙學報》之識字教材，無論是〈識字法〉或〈啓蒙字書〉，除學習中文字外，均加入英文學習之元素。究其原因，為清朝歷經數次與外國戰爭慘敗之打擊，便開始推行學習西方學術之運動，西學成為一時風尚，是以《蒙學報》

---

\* 本文為執行國科會110年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智國強：清末（1894-1911）識字啓蒙教育之興起及其影響研究——以報刊、課本、個人記述為主要討論材料（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141-017-）」之部分成果，寫作期間得到經費補助，謹誌謝忱。

識字教材加入英語學習之元素，是順應時人之實用需求。第三階段識字教材，增〈釋名〉，與原連載之〈識字法〉搭配對照。〈釋名〉所載內容更為詳實，形式也具有條理，呈現分項解說之形式，近於百科全書編排之精神，試圖建立出一套知識傳遞系統。第四階段之〈字課分類圖解〉，其內容有如傳統辭書，引用資料也是以古代典籍為主。其原因應與清廷早年大量推行新式學堂及遣送留學生，結果反而造成學子國文程度不佳、進而影響國族認同之現象有關，因此後來清廷開始強調本國語言文字之重要，學制改革主張童蒙語文教育應以本國語文為先。〈字課分類圖解〉取材僅止於傳統經典，難以達到童蒙識字淺白生動之教學宗旨，且過於注重經典文化，雖是欲以加強國族認同，卻弱化國際新知之學習，對於童蒙學習成長而言，頗有顧此失彼之缺憾。

**關鍵詞：**蒙學報 識字啟蒙 說文解字 晚清 漢字教育

# 近代漢字教育之革新： 清末《蒙學報》〈文學類〉 識字啟蒙教材變革及演進析論

鍾哲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一、前言

清朝晚期，國外勢力入侵，政治軍事皆處於弱勢，西學成爲風尚，傳統學術面臨轉型，而教育改革成爲時人關注之焦點。時論以爲普及教育首要的任務便是識字教育，如〈論教育普及宜注重初等小學及變通語言文字〉云：「語言文字爲一國精神之所寄，必出之淺顯、便於記誦，夫而後一覽了然，教育有普及之一日。」<sup>①</sup>文字爲教育普及之象徵，小學教育施以淺近文字，將語言文字視爲溝通工具學習，由此建立起國民之基礎中文能力，達到教育普及之功效。當時各式報刊發行達到鼎盛，具有很強的傳播效力。清末十餘年間，相繼創辦發行的報刊達六、七百種之多（含停刊者），發行量據 1913 年郵政系統運送的報紙印刷品數，就有 51524800 份，圖書出版的種類和數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sup>②</sup>其中 1897 年在上海創刊之《蒙學報》，對於近代識字啟蒙教學具有重要之開創意義。《蒙學報》是清末兒童啟蒙刊物，由蒙學公會葉瀚（1863-1933）、汪康年

① 不著撰人：〈論教育普及宜注重初等小學及變通語言文字〉，《東方雜誌》第 2 卷第 3 期（1905 年），頁 31-34。

②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 年），頁 442-443。

(1860-1911)、汪鍾霖(1867-?)、曾廣銓(1871-1940)等人創辦及編撰，又名《蒙學書報》。梅家玲云：「《蒙學報》對於中國近現代的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過程中，具有創始開新之意義。雖然其內容不免瑕瑜互見，但中國新式童蒙教育據此亦才能逐漸成形。」<sup>③</sup>《蒙學報》所載識字啓蒙之教材，在當時可說是引領先聲。這些新式教材，因應當時社會環境變化而有所革新，展現出文化知識轉型之面貌，對於識字啓蒙教學之現代化，有其重要意義。

《蒙學報》關於漢字啓蒙之教材，在當時已產生影響。本文除整理《蒙學報》〈文學類〉所載漢字啓蒙教材，並據以析論外，又以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省稱《澄衷蒙圖說》)、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省稱《環地福圖說》)二書作一比較。<sup>④</sup>前賢已注意到《蒙學報》對於《澄衷蒙圖說》、《環地福圖說》之影響，如王文靜《〈蒙學報〉視野下的童蒙教育變革》提及《蒙學報》〈釋名〉之內容，對於《澄衷蒙圖說》之識字啓蒙教材有所影響。<sup>⑤</sup>陸胤〈「普通國文」的發生—清末《蒙學報》的文體試驗〉亦言：「〈釋名〉近於字典、百科全書的形式，開闢了《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繪圖識字實在易》等新體識字課本的體例。」<sup>⑥</sup>因此，藉由同時且性質皆為童蒙識字教材參照，以見其解釋字形字義之方法及特點，並以教育部編《國語小字典》，古今比較，期

③ 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收入徐蘭君、(美)瓊斯(Jones, A.)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69。

④ 《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是由上海新式學堂澄衷蒙學堂校長劉樹屏(1857-1917)，所編撰的一套漢字教科書，專為童蒙而作，1901年刊行。此書不僅注重傳統小學的教學方式，也引入了西方的科學知識。胡適(1891-1962)即曾就讀於澄衷蒙學堂，受其影響。《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是由晚清名士趙金壽編纂的一套漢字教科書，成書於1902年，全書共八卷，收錄2733個漢字。二書釋字義皆分為簡說與詳說，而劉樹屏以簡說為十歲以下學生而設，詳說為十一歲以上學生而設，本文引述以簡說為主。

⑤ 王文靜：《〈蒙學報〉視野下的童蒙教育變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18年)，頁63。

⑥ 陸胤：〈「普通國文」的發生——清末《蒙學報》的文體試驗〉，《文學評論》第3期(2016年5月)，頁132。

能探究《蒙學報》識字啟蒙教材之意義與價值。

## 二、論《蒙學報》成立之背景及識字啟蒙教材之理念

《蒙學報》成立之背景，緣自於清廷自甲午戰爭（1895）慘敗後，維新派知識分子，常以出版報刊、辦學堂及學會之方式，鼓吹救國圖強之觀念。其中強調的理念之一，即是以教育改革作為圖強之方法。如李孝悌以為，「開民智」的主張，和甲午戰爭之後知識分子普遍體認到思想改革的迫切性有很大的關係，且義和團和八國聯軍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局，使得「開民智」的主張一下子變成知識份子的新論域<sup>7</sup>。因此，維新派人士葉瀚、汪康年、汪鍾霖、曾廣銓等人成立蒙學公會，首先在1897年10月的《時務報》發表〈蒙學公會公啟〉，主張從童蒙教育作為國家改革之基礎，云：「蒙養者，天下人才之根柢也，根本不正，萌芽奚遂？是以屯難造物，受之以蒙，聖經遺制，規利宏遠，某等痛憤時難，恐善良種子播棄蕃落，受人蹂躪。用是仰體聖心，立為蒙學公會，務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為主。」<sup>8</sup>又梁啟超（1873-1929）為《蒙學報》作序，云：「我支那之民，不識字者十人而六，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學、教愚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義。」<sup>9</sup>因此，《蒙學報》之宗旨，以「開民智」為首要任務，並為童蒙教育之表率，以此為挽救時局的重要方法。

1897年11月24日，蒙學公會葉瀚等人採用會友集資的方式正式出版《蒙學報》，石印線裝本，初為週刊，維新變法後從第二十六期改為旬刊，而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禁止報刊出版，加之經費短缺、總理汪鍾霖患病，因而停刊。<sup>10</sup>1898年8月1日，蒙學報館因清廷壓迫，故轉讓給日本商

<sup>7</sup>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5。

<sup>8</sup> 葉瀚等：〈蒙學公會公啟〉，《時務報》第42期（1897年），頁1-3。

<sup>9</sup> 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時務報》第44期（1897年），頁5。

<sup>10</sup> 汪鍾霖：〈蒙學報續辦略章啟〉，《北京新聞彙報》4月卷（1901年），頁125-129。

人香月梅外，仍由汪鍾霖主持館務，至 1901 年續印，共出版七十二期。《蒙學報》載明出版日期的最後一期為 43 期，封面上標明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2 月 11 日。但是自接下來的 44 期開始，現存版本都是 1901 年續印。<sup>11</sup> 其後，1902 年分類訂成《蒙學叢書》，出版至 1907 年。<sup>12</sup> 且《蒙學報》經管學大臣張百熙（1847-1907）指定，成為中小學、蒙養學堂，官編課本出版之前的替代教材。<sup>13</sup> 據此可知《蒙學報》對於推動啓蒙教育已取得重要之成果，且為官方所肯定及推廣。如戚鵬云：「《蒙學報》作為近代創辦的第一份兒童報刊，它在兒童文學和兒童教育等方面具有開創性，開闢了蒙學讀物的新領域，在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對後來者有重要的影響。」<sup>14</sup> 《蒙學報》現存版本藏於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圖書館，本文據「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所見而論。

關於《蒙學報》之內容，其刊行所出現之欄目，計有教育類、衛身類、文學類、智學類、算學類、史學類、輿地類、格致類（博物類）等八大類，大類下又有子欄目，如教育類中有：日本小學校章程、社會教育法、新變學校管理法。衛身類中有：西文養生學、簡易體操法、居處衛身說。文學類有：識字法、釋名、啓蒙字書、中文釋例、文學初津、文法捷徑、讀本書、西文教授術、字課分類圖解。智學類中有：聖哲畫像、勸蒙歌、家庭雜誌、修身書、兒童畫學、古雄逸話、少年世界。算學類中有：心算舉隅、加減乘除間法、諸分小數、開方。史學類中有：歷代事類歌、上世皇統系表、國朝名臣大事記、中史略論、小學日本史、明志中興雲臺圖錄、兒童笑話、母儀師範圖說。輿地類中有：中國直省府縣州縣方名歌、中國各省府廳州縣方名表、亞洲全圖簡明說略、亞洲山高水流說略、五洲地理紀要、輿地啓蒙、日本地理、輿地測繪入間。格致類（博物類）中

<sup>11</sup> 李豔利：《〈蒙學報〉與晚清中國兒童文學的覺醒》（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3-25。

<sup>12</sup> （日）土屋洋：〈「中國教育史」的誕生——蔣黼及其《中國教育史資料》考論〉，《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刊》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158-172。

<sup>13</sup> 汪鍾霖：〈蒙學報續辦略章啟〉，頁 125-129。

<sup>14</sup> 戚鵬：〈準確定位、通俗化與出版理念創新——《蒙學報》的出版特色及當代啟示〉，《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9 卷第 3 期（2016 年 5 月），頁 154。



有：格致淺言、格致演義、格致叢談、航雲記、比類學、教授術、小學理科新篇、植物大要、動物大要、物理大要、礦物大要、化學大要、植物小要、動物小要、人體大要。<sup>15</sup> 據此可見，《蒙學報》教材內容豐富且全面。1898年7月，第三十一期的《蒙學報》刊登其銷售狀況，已達1525份。<sup>16</sup> 可見該報對於當時啟蒙教育具有其影響力。本文所論識字教材以漢字教學為範圍，即文學類之識字法、釋名、啟蒙字書、字課分類圖解等欄目，而前列文學類之中文釋例、文學初津、文法捷徑，內容皆為文法教學。讀本書一欄，則為兒童文學讀物。西文教授術一欄，則為教學技巧指導。再如文學初津一欄，雖標有「識字」之用，然並非以漢字作為教學主題，關於文學初津之主旨，作者葉瀚自云「是編專為幼童學習文法，易於通順而設」，又言「是編分實字、活字、虛字三種，實字，指名物而言者也；活字，指動作字與語助而言者也；虛字，指口吻神情而言者也。」<sup>17</sup> 據此，文學初津是以文法學作為教學方法，而本文所論以漢字教學為主，故以《蒙學報》文學類之識字法、釋名、啟蒙字書、字課分類圖解等欄目為研究範圍。

葉瀚為《蒙學報》總撰述，亦是《蒙學報》識字教材的主要作者，識字教材常可見其署名撰稿。葉氏字浩吾，浙江仁和縣增廣生員，曾到日本留學，學習師範教育。早年入張之洞（1837-1909）幕府，1897年創辦刊物《蒙學報》，並創立蒙學公會和速成教習學堂。葉氏謀求教育救國，提倡學習科學、外語，贊成變法，屬維新派人士。戊戌政變（1898）後，參加正氣會和庚子上海紳商聯名上書行動。1902年後，葉瀚與蔡元培（1868-1940）、蔣智由（1865-1929）等創立了中國教育會，並長期擔任愛國學社與愛國女學校義務教習。同期進入《中外日報》從事翻譯和報館管理工作，在出版界、教育界及政界皆有所貢獻。<sup>18</sup> 民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國學門導師，主要研究領域有史學、墨學、地理

<sup>15</sup> 李豔利：《〈蒙學報〉與晚清中國兒童文學的覺醒》，頁31。

<sup>16</sup> 同前註，頁1。

<sup>17</sup> 葉瀚：〈文學初津（續）〉，《蒙學報》第5期（1897年），頁38-39。

<sup>18</sup> 林盼：〈失蹤的「塊餘生」——辛亥之前葉瀚史事補述與考訂〉，《史林》第6期（2016年10月），頁112-122。

學，著作多收錄於《晚學廬叢稿》。葉瀚生於晚清，早年受科舉舊學教育，後留學日本，清末時局動盪時，主張新式教育，為維新派改革志士。其在《蒙學報》所編撰之識字啓蒙教材，在當時可說是引領先聲，對於識字啓蒙教學之革新及現代化，有其重要意義。如《蒙學報》積極引進國外的教學理論及材料，日人古城貞吉（1866-1949）即曾擔任編輯，引入日本小學教科書之編輯觀念，因此建立現代教科書之雛形，具有分級閱讀的漸近式學習之教育理念。<sup>19</sup>在當時引領先聲，產生影響，如吳宓（1894-1978）自言幼時曾閱讀《蒙學報》，<sup>20</sup>可見《蒙學報》當時有其影響。《蒙學報》早在清廷正式宣布立憲前十年，已對於識字教育進行創新，而這些新式教材，其目的皆是為了因應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採取的革新。

關於《蒙學報》識字啓蒙教材之理念，葉瀾〈《蒙學報》緣起〉云：「嘗讀新會梁啓超氏之論矣，其論教法也，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sup>21</sup>《蒙學報》受梁啓超影響，啓蒙教育以識字為先，並以身邊易見名物為識字之起點。梁啓超在 1896 年戊戌變法前，嘗發表〈幼學〉一文，其論啓蒙教育，首提識字書之作用，並比較漢字及拼音文字之差別，云：「今日通行文字，實不過二千有奇。苟識此數，即以之參悟天人，經緯倫物，恢恢乎有餘矣。西人之文，以聲為主，故字雖多而識字易；中國之文，以形為主，故字雖少而識字難。雖然亦有道焉，以聲為主者，必先學字母而後拚音；以形為主者，必先學獨體而後合體（古人言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獨體之字，象形、指事為多；合體之字，形聲、會意為多。」<sup>22</sup>梁氏漢字教學之理念，主張先教形構較為簡單之象形、指事字，且對於所學之字，以通行常見之字為主，不必刻意學習罕用之古字。梁氏學貫中西，在當時提倡童蒙教育

<sup>19</sup> 蕭怡萱：《報刊·圖像·啟蒙：〈蒙學報〉（1897-1899）的圖說呈現與童蒙教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20年），頁3。

<sup>20</sup>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頁44。

<sup>21</sup> 葉瀾：〈《蒙學報》緣起〉，《蒙學報》第1期（1897年），頁6-11。

<sup>22</sup> 梁啟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續第十六冊）：《幼學》，《時務報》第17期（1896年），頁1-4。



改革，同時也是蒙學會的早期會友，可知與《蒙學報》教育理念有所相通，並對其有所影響。

### 三、《蒙學報》識字啟蒙教材之變革

關於《蒙學報》教材之變革，張梅《晚清五四時期兒童讀物上的圖像敘事》分作三個階段，分別為第 1 期至第 7 期、第 8 期至第 25 期、第 26 期至終刊，<sup>23</sup>張梅是就《蒙學報》整體的欄目變化而分，主要是標示出形式的變化。本文則是針對《蒙學報》所連載之識字啟蒙教材，觀察其內容及形式之變化，並據此變化分作四個階段，以研究教材變革及演進之過程。第一階段為 1897 年第 1 期至第 6 期，第二階段為 1898 年第 7 期至第 14 期，第三階段為 1898 年第 15 期至 1901 年第 72 期，第四階段為《蒙學叢書》1902 年至 1907 年。在各階段中，並分論各項識字教材連載，由此觀察其內容演進。析論如次：

#### （一）第一階段：1897 年第 1 期至第 6 期

自 1897 年創刊第一期起，《蒙學報》首先刊載的識字啟蒙教材，為〈識字法〉與〈啟蒙字書〉。

##### 1. 識字法

從「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sup>24</sup>檢索得知，《蒙學報》從 1897 年第 1 期至第 6 期，連載〈識字法〉，共分為 12 課，標示為五歲至七歲兒童使用，每課介紹字數以相關字為一組，少則一字、多則五字，並附以插圖及說解。分別為：〈第壹課 天地人〉、〈第貳課 日月星〉、〈第參課 山水土石〉、〈第四課 草木鳥獸〉、〈第五課 氣〉、〈第陸課 風雲雨〉、〈第七課 根幹枝葉〉、〈第七課 露

<sup>23</sup> 張梅：《晚清五四時期兒童讀物上的圖像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94-95。

<sup>24</sup> 「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s://cd2b-lib-ncu-edu-tw.ezproxy.lib.ncu.edu.tw/>）（檢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日。）

霜〉、〈第八課 蕊花果〉、〈第八課 電冰雪〉、〈第十一課 骨肉皮毛〉、〈第十二課 眉眼耳鼻舌〉<sup>25</sup>。如圖一〈第壹課 天地人〉為例：<sup>26</sup>



(圖一)

葉瀾〈《蒙學報》緣起〉云：「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sup>27</sup>換言之，即是從日常所見之物，作為識字教育之起點。〈識字法〉承此理念，以人

<sup>25</sup> 按第七、第八課篇目重覆。

<sup>26</sup> 不著撰人：〈中文識字法第壹課 天地人〉，《蒙學報》第1期（1897年），頁18。

<sup>27</sup> 葉瀾：〈《蒙學報》緣起〉，頁6-11。

所處之位置，說明天與地之對應關係，如〈第壹課 天地人〉插圖小字云：「人立在地上仰頭看見者便是天」，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事物之原理。對於〈識字法〉以圖說輔助識字，在當時是重要之啟蒙方法。如張梅云：「圖像因其直觀、形象、真實，展現出強大的闡釋功能。因此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震醒的晚清人更喜用『圖說』為傳播新知的圖書命名。圖像敘事既是傳播新知必須憑借的有效形式，又是開啓民智的內容。因而，晚清西學東漸的思潮使『圖說』成爲一種重要的啟蒙概念，並在新文化傳播和新知識結構構建的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sup>28</sup>《蒙學報》識字教材即廣泛使用圖像，以幫助童蒙理解文字，並加深其印象及興趣，相較於古代偏重背誦的學習方式，圖像輔助教學是提升學習成效的重要方法。對此，張新科以爲在清末民國時期的研究中，對教科書插圖功能的認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吸引兒童對書面材料的注意，進而增強其閱讀興趣；補充文字表述的不足，增強兒童對學習內容的理解；調動兒童的思維，有助於培養其想像力和記憶力。<sup>29</sup>其中，對於啟蒙識字而言，以圖像搭配文字，更可幫助兒童對於文字的學習與理解。

再者，〈識字法〉能用簡明之白話文敘述解釋名物，並以傳統典故相印證，如〈第八課 電冰雪〉云：「空氣中汽水之點，遇冷則降爲雨露，再冷則結爲雪，雪係雨點先後黏結而成，爲六角形。古人云『雪花六出』，洵不虛也。雪之功用，能護地面餘熱，以養草木根芽，故古人云「瑞雪兆豐年」，良有理也。」<sup>30</sup>此段首先從科學角度解釋「雪」形成之原由，並說明雪的形狀及功用，並以傳統典故說明，將傳統學術與現代知識結合解釋。如「雪花六出」是古代記載雪之形狀，出自《太平御覽·天部十二·雪》引《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霰。」<sup>31</sup>若與現代兒童用字典比較，如教育部《國

<sup>28</sup> 張梅：《晚清五四時期兒童讀物上的圖像敘事》，頁109。

<sup>29</sup> 張心科：〈清末民國時期關於語文教科書插圖的研究〉，《教育史研究》第2期（2022年），頁141-142。

<sup>30</sup> 不著撰人：〈中文識字法第八課 電冰雪〉，《蒙學報》第4期（1897年），頁5。

<sup>31</sup>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239冊（臺北：臺灣商務，1975年），卷12，頁2。

語小字典》解釋「雪」字，云：「水蒸汽遇低溫而凝結的白色六角形晶體」。<sup>32</sup>

《國語小字典》是為 6 至 12 歲的小學生編輯的字典，收字及釋義都考慮到小學生的適用，較為精簡。相較之下，清末《蒙學報》對於童蒙識字教材之改進，與《國語小字典》釋義相比，雖是內容較多，然而已近於現代教學淺明白話之需求，是其可貴之處。

## 2. 啟蒙字書

〈啟蒙字書〉從 1897 年第 1 期至第 13 期連載，而第 5 期、第 10 期、第 12 期停載。就形式而言，〈啟蒙字書〉從第 1 至第 6 期可算作一個階段，第 7 至第 13 期亦是另一個階段，可知《蒙學報》所刊載識字教材之內容調整，與〈識字法〉是同步進行，是有計畫進行整體改革的。

關於〈啟蒙字書〉之性質，是嘗試以英文取代中國反切，便於童蒙識字時，並可學習英文字母，即聽中文何音，即辨西文何音，如 A 愛，B 皮，C 西。<sup>33</sup>〈啟蒙字書反切法〉中的字母直音方法，如 A 愛、B 皮、C 西，襲自曹驥《英字入門》〈論英字源委〉，<sup>34</sup>其書對於英文二十六個字母的直音，皆為葉氏所引錄。葉瀚〈啟蒙字書反切法〉云：「現在字書，用英文作反切，通依英人所切中文音的字音為主，其書有《五車韻府》等。今本書取材，即出其中，但不說明拼法，兒童又無從下手。今更表明用法，以中國字母切音法參之，則初學一見自明矣。」<sup>35</sup>《五車韻府》的作者，為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馬禮遜 1807 年進入澳門，隨後轉入廣州，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後被聘為廣州商館中文翻譯，1819 年出版《五車韻府》。是書專為西人能識中文而作，以英文字母排次，而以中文部件偏旁相配，並另造切音。《五車韻府》以明末陳蓋謨《五車韻府》為底本編譯而成，可是由於本書預設的讀者，為學習漢語

<sup>32</sup>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網站（<http://dict.mini.moe.edu.tw/cgi-bin/gdic/gswweb.cgi?o=ddictionary&searchid=D0000861&framefile=frame04.htm&>）（檢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日。）

<sup>33</sup> 不著撰人：〈來書總覆〉，《蒙學報》第 6 期（1897 年），頁 38-39。

<sup>34</sup> （清）曹驥：《英字入門》（清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著易堂鉛印本），頁 1。

<sup>35</sup> 葉瀚：〈啟蒙字書反切法〉，《蒙學報》第 1 期（1897 年），頁 22-25。

的西方人，因此馬禮遜對當時的漢語口語非常重視，他大量改變原書的面貌，並增補了很多在當時接觸到的漢語口語材料，以便於實用。<sup>36</sup>〈啟蒙字書反切法〉取材自《五車韻府》，並加以中國字母切音法為對照，使其能便於童蒙初學，並能學習英文字母，兼具中英語學習之功能。

〈啟蒙字書〉文字分類採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之法，依偏旁得聲字，分類連繫。<sup>37</sup>如葉瀚〈啟蒙字書〉云：「一輯啟蒙字書，以省部從音為主，原本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十八部音攝，統攝中文韻部。惟朱氏原書，係講古音，其分部依《廣韻》之部目，又有通轉之例。今本書祇取便蒙，仍以坊本平水韻分部為定。」<sup>38</sup>清代官韻書《佩文韻府》，即按《平水韻》一〇六韻排列，為科舉考試時詩文用韻的標準。葉瀚仿照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之體例，並取為簡易，以適合童蒙。《說文通訓定聲》改變了《說文》原本的編排體例，將《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拆散，捨形取聲，共得 1137 個聲符，歸納為 18 部，並將《說文》內容分為「別義」、「轉注」、「假借」、「聲訓」。胡樸安論《定聲》體例，云：「其書以『豐』、『升』、『臨』、『謙』、『頤』、『孚』、『小』、『需』、『豫』、『隨』、『解』、『履』、『泰』、『乾』、『屯』、『坤』、『鼎』、『壯』十八卦名，分為十八韻部，以一千一百三十七聲母比之，以收許書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實核其書，聲母無从得聲者二百五十四，實得聲母八百八十三字。」<sup>39</sup>據此可知，《定聲》以十八卦名為韻部，重新編排《說文》收字之次序，而〈啟蒙字書〉即承襲其體例。

在《蒙學報》第 1 至第 6 期所連載之〈啟蒙字書〉，所收字例依韻部分別為：豐（Fung）、東（Tung）、棟（Tung）、凍（Tung）、竦（Tung）、重（Chung）、踵（Chung）、腫（Chung）、種（Chung）、渾（Chung）、

<sup>36</sup> 王榮波：〈馬禮遜《五車韻府》的成書過程考證〉，《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4 期（2018 年 4 月），頁 47-50。

<sup>37</sup>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京華書局，1970 年），頁 1。

<sup>38</sup> 葉瀚：〈啟蒙字書音目〉，《蒙學報》第 1 期（1897 年），頁 20-21。

<sup>39</sup>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364-365。

鍾 (Tung) 、童 (Tung) 、動 (Tung) 、董 (Tung) 、衛 (Tung) 、罇 (Tung) 、憧 (Tung) 、潼 (Tung) 、撞 (Tung) 、鐘 (Tung) 、龍 (Lung) 、隴 (Lung) 、隴 (Lung) 、龔 (Lung) 、籠 (Lung) 等字。其編排體例如圖二：<sup>40</sup>



(圖二)

如圖二所示，其排版一如傳統韻書，文字以韻排列，說解先引《說文》，再解釋《說文》之義。舊時蒙學以科舉考試爲主，學生必熟知《平水韻》，但是實際上

<sup>40</sup> 葉瀚：〈啟蒙字書（續）〉，《蒙學報》第4期（1897年），頁6-7。



《平水韻》自宋代以來，其所載聲韻系統與近現代已有很大的區別，難以反映近現代的語音現象。如張建坤〈平水韻近代價值考辨〉云：「近代平水韻對於文人有重要的影響，但在詩歌創作的實踐中大多數文人們並沒有嚴格遵守平水韻。其根本原因就是由於語音的演變，語音面貌和平水韻的差距越來越大，詩人們很難遵守平水韻了。」<sup>41</sup> 因此〈啟蒙字書〉以舊時《平水韻》編排文字，童蒙學習並不方便。因語音不斷地演變，傳統《平水韻》與一般生活使用已脫節，對於童蒙識字而言並不實用。若能參考《說文》以形符部首的體例編排字例，或以字義相關之字分類，應更符合教學之需求。如《澄衷蒙圖說》與《環地福圖說》，皆是

以字義或性質相關之字，分列編排字例。

再者，〈啟蒙字書〉釋義之內容，如釋「童」字云：

《說文》：「童，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按許慎以罪男解童字者，蓋古人凡有重罪之家，多籍沒其孥息，為官家及富家役使，故童字從辛重二字會意。辛音愆，解作罪，與重字合，明其為重罪之人也。省聲者，省去壬字頭，而仍以重為聲，係意兼聲之例也。此童字形從辛，而聲從重之義也。經傳中，又借作僮子之僮字用。<sup>42</sup>

〈啟蒙字書〉釋字是以《說文》為底本，並加以解說。引文以為，童字從辛、重二字，以合罪重之意。《澄衷蒙圖說》釋「童」字云：「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諱之童。」<sup>43</sup> 《環地福圖說》釋「童」字云：「《說文》『童，奴也』。僮，幼也。今相承作童子之童。」<sup>44</sup> 「童」字《說文》釋本義為有罪之人，今作孩童之童，前引兩《圖說》已釋為孩童之義。考「童」字，甲骨文作「𠄎」（《合

<sup>41</sup> 張建坤：〈平水韻近代價值考辨〉，《廣東開放大學學報》第30卷總第149期（2021年10月），頁79。

<sup>42</sup> 葉瀚：〈啟蒙字書（續）〉，《蒙學報》第4期（1897年），頁6-7。

<sup>43</sup>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卷2，頁68。

<sup>44</sup> 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卷3，頁2。

集》30178)、<sup>45</sup>「𠄎」(屯南 650)，<sup>46</sup>季旭昇《說文新證》云：「甲骨文从『辛』，其下之『目』形象人頭，其下爲『人』，全字象人頭上戴刑具『辛』，正象一個男性罪犯。」<sup>47</sup>據此，從甲骨文而論，「童」字字形像人頭上戴刑具，爲罪犯之意。〈啓蒙字書〉釋爲「重罪」之義，是據《說文》字義牽合而成，其實非其構字本義。若能以古文字材料說明，對於識字啓蒙應更有所助益。再如〈啓蒙字書〉釋「動」字云：

《說文》：「動，作也，从力重聲。」按許慎以「作」訓「動」字，「作」之義訓「起」。凡物重則不移，而人加力起之，則重物可移動矣，但考之古文，或作，則動字係象童奴用力作事之形，此係「動」字本字。從重聲者，篆文省筆也。故今讀動字，猶從童聲，不從重聲云。<sup>48</sup>

是文以「勳」字爲「動」之本字，而「動」從重聲者，爲童之篆文省筆，故今從童聲。考「勳」字，《異體字字典》許鈞輝考訂云：「『勳』爲『動』之異體。……，見《隸辨·上聲·董韻》引〈婁壽碑〉『固不心。』注云：『《集韻》動或作。』按：俗書『童』形多作『重』，如『勳』或作『衝』是。」<sup>49</sup>據此，「勳」字見於漢碑，童、重二字古音相近，<sup>50</sup>古韻同屬第十八部，童字屬定紐、重字屬澄紐，澄紐古歸定紐。<sup>51</sup>俗書童、重二形多有相混，今爲「動」字異體。〈啓蒙字書〉以「勳」爲「動」之本字，象童奴用力作事之形，其說若從文

<sup>45</sup> 《合集》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之簡稱，詳見《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sup>46</sup> 《小學堂》網站（<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aguwen?kaiOrder=2735>）（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sup>47</sup>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頁154。

<sup>48</sup> 葉瀚：〈啓蒙字書（續）〉，頁6-7。

<sup>49</sup>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Mzk1](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Mzk1)）（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sup>50</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103及392。

<sup>51</sup> 本文所使用之上古語音系統，爲陳新雄先生古韻三十二部說、古音正聲十九紐說。

字學而論頗為牽強。筆者以為，〈啟蒙字書〉釋字形，雖是以童蒙啟蒙為主，但若兼顧文字學理，則更能形成一系統的說法，使論述更有理據。

前引二例，可見〈啟蒙字書〉釋字雖以《說文》為本，但對於形聲字之聲符過度解釋，缺乏形聲字之聲符，常示假借義之觀念，而強為之解釋，則難免於穿鑿附會之議。《澄衷蒙圖說》釋「動」字云：「靜之對曰動。」詳說又云：「凡物易位謂之動，其動之易見者，如水流、地震是也；其動之不覺者，如地繞日行是也。」<sup>52</sup>《環地福圖說》釋「動」字云：「凡物自動則上聲，不動而動之則去聲。」詳說又云：「《說文》『動，作也，運也。』萬物皆有動力，地球運動而人不覺。比如人在舟中，不見舟行，若離舟則見舟動矣。」<sup>53</sup>據此可見，二書除說明動之基本意義外，並補充地球自轉之知識，當時所傳西方科學新知，可見是書性質並非單純識字。《國語小字典》解釋「動」字有七個義項，分別為：「事物改變原來的位置或脫離靜止狀態」、「有所行為」、「行為」、「心有所感」、「開始做」、「動輒」、「用在動詞之後，表示能力或效果」。<sup>54</sup>《國語小字典》對於「動」字之義項分析細密，義項說明力求淺白，對於學童學習當有所助益。

## （二）第二階段：1898 年第 7 期至第 14 期

### 1. 識字法

從 1898 年第 7 期至第 14 期，《蒙學報》開始將原連載之〈識字法〉作一分類，介紹一些較為專門之名物，每期刊登不限於一類，而一類中舉四字為說明。其類別及刊登次數，分別為：金石類識字法 1 次、宮室類識字法 1 次、器用類識字法 3 次、身體類識字法 3 次、動物類識字法 5 次、植物類識字法 3 次。如以圖

<sup>52</sup>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 2，頁 124。

<sup>53</sup> 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卷 5，頁 1。

<sup>54</sup>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網站 ([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4060&breadcrumbs=Search\\_%E5%8B%95\\_one&dictSearchField=%E5%8B%95](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4060&breadcrumbs=Search_%E5%8B%95_one&dictSearchField=%E5%8B%95)) (檢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日。)



才能適宜解說，文中對於「犬」之解釋雖然淺簡，但是將家狗與別種狗分為兩種，對於識字啟蒙而言已足夠。《澄衷蒙圖說》釋「犬」字云：「狗之有懸蹠者曰犬。」<sup>56</sup>《環地福圖說》釋「犬」字云：「卷尾有圓蹄者曰犬。」<sup>57</sup>《環地福圖說》釋「犬」用字淺白明確，較《澄衷蒙圖說》釋義為佳。教育部《國語小字典》解釋「狗」字，云：「一種哺乳類家畜。聽覺、嗅覺都很靈敏，會看門。種類眾多。」<sup>58</sup>《國語小字典》將狗的物種特性，較能簡要的說明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分類之〈識字法〉在每一字例下，又增加英語文字對照，可見其兼具英語教學之功用。

## 2. 啟蒙字書

自《蒙學報》第7期至第13期，將原連載之〈啟蒙字書〉作一改版，云：「每期以五字為率，先識字、次辨音，再次識西文切音，再次古義，再次講明古義，再次俗語解證，共分每字六層工夫，則於中文字義，古今俱了然矣。」<sup>59</sup>〈啟蒙字書〉採分項說明，版面編排較為清楚，且加入白話說解，較適宜童蒙閱讀。所收字例依韻部分別為：龔（Lung）、櫛（Lung）、寵（Lung）、龔（Lung）、壠（Lung）、同（T'ung）、桐（T'ung）、銅（T'ung）、銅（T'ung）、迴（T'ung）、術（T'ung）、筒（T'ung）、洞（T'ung）、伺（T'ung）、中（Ch'ung）、衷（Ch'ung）、忠（Ch'ung）、忡（Ch'ung）、沖（Ch'ung）、仲（Ch'ung）、終（Ch'ung）、蝨（Ch'ung）。其編排體例如圖五：<sup>60</sup>

<sup>56</sup>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3，頁176。

<sup>57</sup> 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卷5，頁36。

<sup>58</sup>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網站（[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4083&breadcrumbs=Search\\_%E7%8B%97\\_one&dictSearchField=%E7%8B%97](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4083&breadcrumbs=Search_%E7%8B%97_one&dictSearchField=%E7%8B%97)）（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sup>59</sup> 葉瀚：〈啟蒙字書（續）〉，《蒙學報》第7期（1898年），頁28-29。

<sup>60</sup> 同前註。



<p>櫳 Lunz 尾而 翁</p>		<p>藥 Lunz 尾而 翁</p>		<p>識字</p>		<p>每期以五字為率先識字次辨音再次識西文切音再次古義再次講明古義 再次俗語解證共分每字六層工夫則於中文字義古今俱了然矣</p>
<p>龍為聲 从木形</p>		<p>龍為聲 从木形</p>		<p>音切文中</p>		
<p>同上 切音</p>		<p>翁韻 既也从木龍聲</p>		<p>音代文西</p>		
<p>从水龍聲 說文櫳檻也</p>		<p>說文藥房室之</p>		<p>古義</p>		
<p>明如龍文故形從木而聲從龍</p>		<p>許慎以釋釋藥字蓋謂房中窗格用短木比次明透鑄接如龍支然故形从木而聲從龍</p>		<p>釋古義</p>		
<p>房梁之藥字內子</p>		<p>這櫳字是鳥籠囚籠的正字後人多用籠代櫳字便并入</p>		<p>俗語解證</p>		

(圖五)



而釋義如〈啟蒙字書〉釋「籠」字云：

〈釋古義〉：許慎以尊居釋籠字，係古人尊龍為君主之貴稱而然，今俗猶稱龍宮皇殿也。後引伸作尊籠意，係形容實字，故形从宀而聲從龍也。

〈俗語解證〉：這籠字，近人稱寵愛、恩寵，多是引伸的尊敬一義，但籠字原義卻是指貴人住處的名字，如近稱上房、大房子、公館也。<sup>61</sup>

<sup>61</sup> 葉瀚：〈啟蒙字書（續）〉，《蒙學報》第7期（1898年），頁28-29。



「寵」字，《說文》云「尊居也」。<sup>62</sup>〈啟蒙字書〉以為指貴胄之住所，引伸為寵愛、恩寵之義。《澄衷蒙圖說》釋「寵」字云：「光榮曰寵。」<sup>63</sup>《環地福圖說》則無收「寵」字。相較於前一階段之〈啟蒙字書〉，此階段較能以簡易通俗的文句解釋字義，且能從許慎《說文》說明本義之由來，以及引伸義之關連，有助於童蒙之理解。然而其釋字內容仍有可商者，如張舜徽（1911-1992）《說文解字約注》則以為《說文》本義即指「地位之尊崇」，其云：「古人言居，猶今人言坐，尊居猶言尊坐，謂其位之崇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十六寵遇下引《說文》：『寵，位也』，蓋許書原本本作『寵，尊位也』，慧琳引用時，偶奪尊字，今二徐本則譌位為居耳。居字古或作屮，金文則作、作，與位形近，後世傳寫許書者，遂誤位為居矣。」<sup>64</sup>考「位」字，〈釋宮〉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云「羣臣之列位也」。<sup>65</sup>田潛云：「尊字，二徐本作『尊居也』。案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聖人之大寶曰位，《詩》所謂『何天之寵』是也。慧琳所引『位也』二字，稿為許書古本。」<sup>66</sup>據此，「位」字本有尊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寵，位也」，<sup>67</sup>可信，不必如張氏校改作「寵，尊位也」。其次，屮為居之異體，從立，與「位」字形近，故《說文》遂誤「位」為「居」。于省吾以為屮乃屮之譌，其云：「〈師虎簋〉〈揚簋〉均有立字，〈召鼎〉〈小臣夔鼎〉作屮，〈農卣〉作屮。舊釋為居，是也。从宀从广从厂，一也。《汗簡》、《玉篇》作屮，乃屮之譌。」<sup>68</sup>據此，屮字原由屮字譌變而成，又與位字形誤。「尸」字與「人」字，古文字形體相近，皆為人形，故容易混淆。綜而論之，〈啟蒙字書〉釋字義，其重點雖然是嘗試以淺明白話解釋《說

<sup>62</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44。

<sup>63</sup>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4，頁32。

<sup>64</sup>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年），頁1951。

<sup>65</sup> (清)阮元等編：《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597。

<sup>66</sup> 田潛：《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頁248。

<sup>67</sup>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大正新脩大正藏經》第36卷，頁596，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版（[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1/T54n2128.pdf](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1/T54n2128.pdf)），2001年4月29日。（檢索日期：2023年6月23日。）

<sup>68</sup> 于省吾：〈釋立〉，《雙劍謠古文雜釋》（北京：大業印刷局，1943年），頁12。

文》古義，但《說文》訓釋其實並非全然可據，故清代以來對於《說文》多有考訂，如能適時補充相關文字學材料及小學方法，對於漢字之理解應能有更為切實之說明。

在第二階段中，《蒙學報》之識字教材，無論是〈識字法〉或〈啓蒙字書〉，皆可見加入白話或俗語解證等淺顯易懂之內容。此種改變與《蒙學報》讀者回饋有關，如《蒙學報》第6期〈來書總覆〉中，即提到有讀者以爲《蒙學報》「文義尙深，宜力求淺顯」。對此，《蒙學報》回覆云「中國於課蒙之法，苦無善本，東西各國新書極爲便益，又苦於文字各殊，譯人自有神吻，一時難以強合，本館亦竭力廣求同志互相商訂，終覺未盡妥善，後當改擇數種演爲白話、歌訣，以便童孺易於誦讀。」<sup>69</sup>因此，第二階段《蒙學報》第7期起，〈識字法〉與〈啓蒙字書〉皆加入白話對照文言，以說明字義。除了白話內容，《蒙學報》回覆又提到以「歌訣」，使學童便於誦讀。所謂「歌訣」，是以事物的內容要點，編成韻文或無韻的整齊句子，以便於記誦。其實將學習內容編爲「歌訣」，爲自古即有之方法，但是至1906年清廷學部審定教科書時，卻摒棄此種方法作爲教科書之內容。如報刊〈學部不審定韻語書〉條，記云：

有王偉忠者，以舊日蒙學所讀三字經尚非善本，另著三字韻書，呈請學部審定，學部以其書通體用韻，不合教科之用，不予審定。批中略謂教科書中，或雜用韻語數課，或引歌數句，未嘗不可。惟通體用韻，必多遷就，不能暢發作者旨趣，即不能適合學生心理。<sup>70</sup>

在科舉時代的傳統教育方式，初學者以記誦爲先，而以「歌訣」編排學習內容，最便於背誦。清末欲建立新式教育，對於童蒙學習不再側重記誦功夫，學部對於以韻語編排的教科書皆不予審定，而是強調循序漸進之學習養成，先講以淺近易懂之事理，再說明難懂之事，以此融會貫通學理，此即所謂「合學生心理」。再

<sup>69</sup> 不著撰人：〈來書總覆〉，頁38-39。

<sup>70</sup> 不著撰人：〈學部不審定韻語書〉，《寰球中國學生報》第1卷第2期（1906年），頁76。

如〈浙江舉人宣澍甘呈所編說文聲母歌括請審定批〉云：

據呈書悉是書以朱氏《說文通訓定聲》為藍本，間坳己意，雖或傳會，卻非謬然於六書者所能道。惟編成歌括，意在便初學，詞句不免湊合，向例凡歌括書以其與教科體例不甚相宜，槩不審定。<sup>71</sup>

所謂「歌括」即以歌唱方式編排內容，與「歌訣」意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改變了《說文》的編排，將《說文》部首拆散，捨形取聲，得 1137 個聲符，歸納為 18 部。宣澍甘據此編成「歌括」，以便初學，而學部以為此法不合時宜，因以學習內容編為歌曲，內容易勉強牽合，反影響學習，且與教科體例不合，故對於以「歌括」韻語編排之教科書皆不予審定。再者，〈識字法〉或〈啟蒙字書〉於學習中文字時，均加入英文學習之內容。究其原因，為清朝歷經數次與外國戰爭慘敗之打擊，因而推行學習西方學術之運動，其中開設新學堂、派遣留學生，是西學運動的主要內容。中國官費留學制度，從 1872 年容闈（1828-1913）率領三十名學員留美開始，歷經多年推廣。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大敗後，西學更加成為一時風尚，士子學習歐美語言，可出國留學，或可與在華洋人工作，是以《蒙學報》識字教材，會加入英語學習之元素，亦是順應時人之需求。如吳宓早年求學時所書日記，嘗記錄其父親之語，云：「爹嘗言：『英文學好，易謀飯碗。洋行之買辦，大人物之翻譯，得錢皆不資。』」<sup>72</sup> 晚清國衰民弱之現實，故吳宓父親對其子之期望，必是先學好英文，以合時用。由此亦可見，當時以西學為風尚之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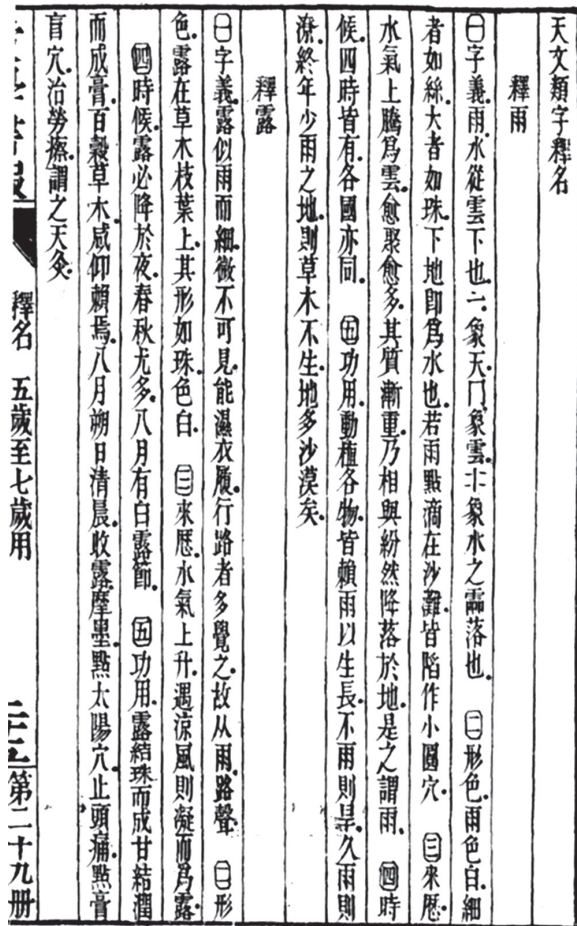
### （三）第三階段：1898 年第 15 期至 1901 年第 72 期

從 1898 年第 15 期至 1901 年第 72 期，《蒙學報》另增〈釋名〉，與原連

<sup>71</sup> 不著撰人：〈浙江舉人宣澍甘呈所編說文聲母歌括請審定批〉，《學部官報》第 137 期（1910 年），頁 1。

<sup>72</sup> 吳宓：《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370。

載之〈識字法〉搭配對照。〈釋名〉之形式及內容，如圖六〈釋名之「雨、露、霜、雪」〉：<sup>7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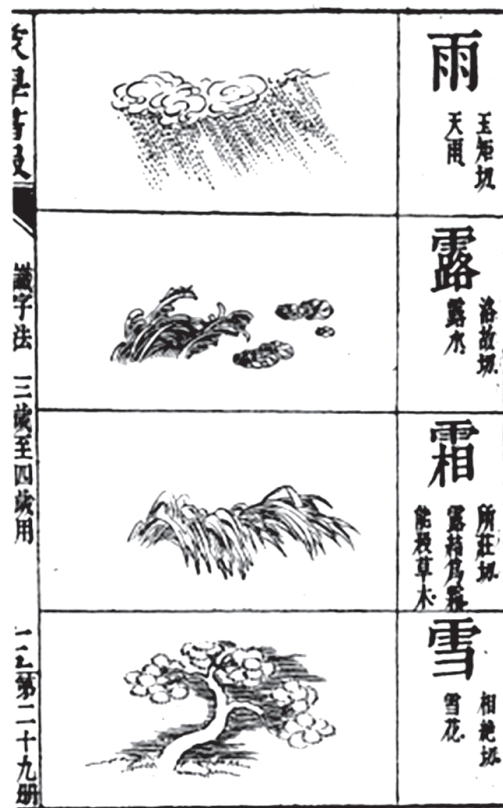
(圖六)

關於〈釋名〉之作者，《蒙學報》1898年第15期，首刊〈釋名〉時，署名爲葉瀚撰。<sup>74</sup>〈釋名〉共分爲：〈動物類字釋名〉、〈植物類字釋名〉、〈器用類字釋名〉、〈用物類字釋名〉、〈果品類字釋名〉、〈金石類字釋名〉、〈禽獸類

<sup>73</sup> 葉瀚：〈釋名之「雨、露、霜、雪」〉，《蒙學報》第29期（1898年），頁6-9。

<sup>74</sup> 葉瀚：〈釋名之「桃、杏、櫻、棗」〉，《蒙學報》第15期（1898年），頁8。

字釋名〉、〈天文類字釋名〉、〈木器類字釋名〉、〈地理類字釋名〉、〈身體類字釋名〉、〈宮室類字釋名〉、〈蔬菜類字釋名〉、〈蟲類字釋名〉、〈穀類字釋名〉等十五類，並標為五歲至七歲使用。與前階段〈識字法〉不同的是，《蒙學報》第 15 期後之〈識字法〉，原標為五歲至七歲用，此改為三歲至四歲用，且單字僅有極為簡單的解釋及反切標音，並附以圖片。如圖七〈識字法之「雨、露、霜、雪」〉：<sup>75</sup>







(圖七)

如圖七所錄，第 15 期後之〈識字法〉，既標名為三歲至四歲兒童使用，已接近學齡前教材，較原來之五歲至七歲用之識字義，更為淺近。且以反切注音，為古

<sup>75</sup> 不著撰人：〈識字法之「雨、露、霜、雪」〉，《蒙學報》第 29 期（1898 年），頁 4-5。

代最普遍之標音方法。如圖四中，「雨」釋為「玉矩切，天雨」；「露」釋為「洛故切，露水」；「霜」釋為「所莊切。露結為霜，能殺草木」；「雪」釋為「相絕切，雪花」。與〈識字法〉搭配對照之〈釋名〉，其釋「雪」字云：

①字義：雪，《說文》作霽，雨得寒氣而凝也，雪下於地，可以彗埽，故从雨彗，會意，彗亦聲。②形色：凡花皆五出，惟雪六出，而最白，其大者如綿花，片片而下，小者如珠，俗稱雪珠，古謂之霰。③來歷：天空風氣，愈高愈寒，仰視遠空，白雪片片，皆雪所結成，炎夏亦然。嚴寒之際，此雪即由空降下，鋪滿於地，遇暖乃化為水。④時候：冬春皆有，中國五臺山，山陰積雪，經夏不消，凡山高萬餘尺者皆然，南北二極及寒帶之間亦然。⑤功用：臘雪能殺諸蟲，故臘月雪多，明年五穀大熟，夏月以臘雪水洒座右，能辟蠅。<sup>76</sup>

「雪」字，《說文》小篆作，从雨、彗聲。「彗」字，《說文》釋掃竹也，<sup>77</sup>即掃帚。葉瀚以雨、彗兩個部件合論，云「雪下於地，可以彗埽」。明代張自烈《正字通》嘗云：「雪本作，雪可用彗埽除也，省文作雪。」<sup>78</sup>此說頗有意境，對於讀者從《說文》小篆認識今通行之「雪」字，是有所助益的。《澄衷蒙圖說》釋「雪」字云：「雨下遇嚴寒凝而為雪。」<sup>79</sup>《環地福圖說》釋「雪」字云：「雨下遇寒氣而為雪。」<sup>80</sup>二書釋義基本相同，皆是從雪形成之基本原理釋字。考「雪」字，甲骨文作（《合集》21010）、（《合集》41411），季旭昇《說文新證》以為下方部件「彗」字，為雪之假借。<sup>81</sup>〈釋名〉之釋「雪」字，相較前引第一階段〈釋字法〉之釋「雪」字，〈釋名〉所載

<sup>76</sup> 葉瀚：〈釋名之「雪」〉，《蒙學報》第29期（1898年），頁6-9。

<sup>77</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117。

<sup>78</sup>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康熙戊午17年〔1678〕劉炳刊正本），頁51。

<sup>79</sup>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1，頁8。

<sup>80</sup> 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卷1，頁2。

<sup>81</sup> 季旭昇：《說文新證》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頁158。



內容更爲詳實，形式具有條理，分作字義、形色、來歷、時候、功用等項，呈現分項解說之形式，近於百科全書編排之精神，試圖建立出一套知識傳遞系統。如李孝悌論晚清出現的百科全書體例，云：「西方的百科全書一方面要不斷容納更多學門和更廣泛、即時的知識，一方面卻又充分考慮到讀者的閱讀和吸收，利用個別的條目、字母順序的排列、大量的圖表和通俗的語言等形式，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地進入廣博的知識領域。」<sup>82</sup> 李孝悌文中有舉維新人士陳壽彭（1855-？）編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即是晚清時所印行之作品。且雖是譯作，陳氏在格式和內容都作了調整，具有百科全書的編排方式和精神。<sup>83</sup> 據此，〈釋名〉雖僅釋一字，以分項的形式說明文字，其用意正是方便讀者的閱讀和吸收，使其比較容易地進入廣博的知識領域，尤其是可以分項說明的方式，加入來自西學的新知。

再者，《蒙學報》〈釋名〉中，《說文》爲葉氏最常引用之書，有些字例甚至直接引錄《說文》釋義，可說葉氏〈釋名〉之字義，是以《說文》爲撰寫之基礎。且常使用音訓釋字，對於劉熙《釋名》有所偏重，就識字啟蒙而言則不免艱澀，釋義也會有所拘束。如〈釋名〉釋「室」字義云：

室，實也，言人物實滿於其中也。从宀，象屋尸之形；从至者，人所止居也。<sup>84</sup>

《說文》云：「室，實也，从宀至聲，室、屋皆从至，所止也。」段《注》云：「古者前堂後室。《釋名》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引伸之則凡所居皆曰室。《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是也。』……室、屋者，人所至而止也。」<sup>85</sup> 據此，葉氏釋「室」字，其所本爲《說文》及劉熙《釋名》音訓，





<sup>82</sup> 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2010年9月），頁654。

<sup>83</sup> 同前註，頁665-666。

<sup>84</sup> 葉瀚：〈釋名之「室」〉，《蒙學報》第35期（1899年），頁6-7。

<sup>85</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41。

又補入《說文》解形之說明。以《釋名》「實也」釋義，對於兒童理解是有所困難的，而以《說文》釋形解字，則能補充說明「室」之字形本義的性質及功能。

考「室」字，甲骨文作《合集》24943）、《合集》23378），金文作（〈天亡簋〉，《集成》4261）、（〈豆閉簋〉，《集成》4276），甲骨、金文形體相近。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云：「周代的室，一般有兩種用法，一指宮室，一指居室，為高出於地面之建築。卜辭記載之室，則是祭祀之處。」<sup>86</sup>據此，「室」字本義為房屋。《澄衷蒙圖說》釋「室」字云：「音失，堂後曰室。」<sup>87</sup>《環地福圖說》釋「室」字云：「式質切，音失。堂後曰室。又營室，星名。」<sup>88</sup>二書訓同，皆以室與堂之對應位置，說明其性質。教育部《國語小字典》釋「室」字，為：房子，<sup>89</sup>其說最為簡明，釋義便於童蒙理解，而從識字角度而言，《說文》對於文字形構之說明，仍有其實用價值。故《蒙學報》〈釋名〉以《說文》釋形解字，能補充說明「室」字之字形本義。

且值得注意的是，《蒙學報》識字教材形式之改變，及其形式改變後，出現字例重複之現象，說明撰作者，在報刊連載中缺乏一通盤之寫作計畫，具有實驗創新之性質，也正因如此，可藉以窺知《蒙學報》識字教材變革及演進之過程，對於了解清末民初漢字教育之轉型，有重要意義。

#### （四）第四階段：《蒙學叢書》1902年至1907年

在前三階段中，均可見葉瀚對於識字教材署名撰稿，而在1989年7月19日出版的《蒙學報》第28期，所刊載的「辦事諸人姓氏」中，已不見葉瀚之名，然而基本體例在第三階段結束，即1901年第72期之前，仍唯持不變。可是，在第四階段中，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皆有所改變。第四階段，1902年至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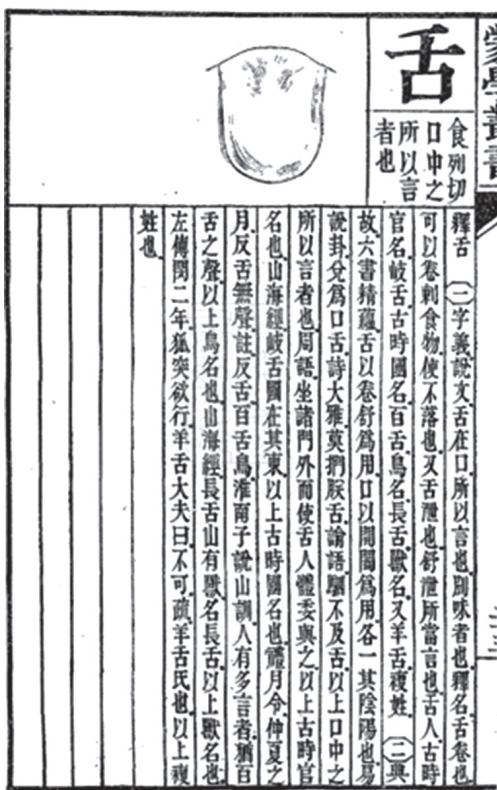
<sup>86</sup>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14。

<sup>87</sup>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1，頁127。

<sup>88</sup> 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卷2，頁28。

<sup>89</sup>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網站（[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2035&breadcrumbs=Search\\_%E5%AE%A4\\_one&dictSearchField=%E5%AE%A4](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2035&breadcrumbs=Search_%E5%AE%A4_one&dictSearchField=%E5%AE%A4)）（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年分類訂成《蒙學叢書》，經管學大臣張百熙指定，成為中小學、蒙養學堂，官編課本出版之前的替代教材。<sup>90</sup> 據「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所錄整理，在這階段所刊登之識字啟蒙教材，就形式而論，是將第三階段之〈識字法〉與〈釋名〉結合，命名為〈字課分類圖解〉，共分為 13 類，每期刊登不限於一類。其類別及刊登次數多寡，分別為：動物類 78 次、器用類 40 次、地理類 22 次、身體類 20 次、武備類 17 次、宮室類 12 次、生業類 10 次、采色類 8 次、形體類 4 次、金石類 4 次、植物類 4 次、農務類 4 次、文學類 2 次。如圖八〈字課分類圖解：身體類「舌」字〉：<sup>91</sup>



(圖八)

<sup>90</sup> 汪鍾霖：〈蒙學報續辦略章啟〉，頁 125-129。

<sup>91</sup> 不著撰人：〈字課分類圖解：身體類「舌」字〉，《蒙學報》第 21 期（1906 年），頁 3。

如圖八所錄，「舌」字釋為「口中之所以言者也」。下方小字分作字義、典故兩項說明。考「舌」字，甲骨文作「𠂔」（《合集》5995）、「𠂕」（《合集》5532），《說文》云：「𠂕，在口，所以言，別味者也。」<sup>92</sup>據此，〈字課分類圖解〉所釋字義，基本上是沿襲《說文》之內容，而典故說明所用資料，皆為傳統經典之內容，難以達到童蒙識字淺白生動之教學宗旨。

《澄衷蒙圖說》釋「舌」字云：「所以辨味者為舌。」詳說又云：「主味之官也，在口中，其根與舌骨會厭接，舌面有微刺凸出，其大者約八九粒，近於舌根，排列若八字形，餘皆小刺。在前半者尤細，刺有脈迴管腦筋等，更有小涎核以潤之，皮內之肌，即謂之舌肌。」<sup>93</sup>《澄衷蒙圖說》在詳說中對於舌頭之生理構造解說近於醫學專業，對於識字啟蒙較不適合。《環地福圖說》釋「舌」字云：「舌為味覺器。」詳說又云：「《說文》『舌在口，所以別味者也』，舌以卷舒為用，口以開闔為用，各具陰陽之理也，又為言語之具，聲音所自出也，其體成於乳頭味神經及大腦神經細胞。」<sup>94</sup>《環地福圖說》則強調舌之功能，對於舌之生理構造則只有稍微提及。其實對於童蒙而言，生理構造屬專門知識，對於識字理解反有隔閡，故可不用過多說明。如今《國語小字典》對於「舌」字之釋義，即無言及生理構造，而是以具體之圖片附錄，<sup>95</sup>其法較為恰當。再如圖九〈字課分類圖解：金石類「璫」字〉：<sup>9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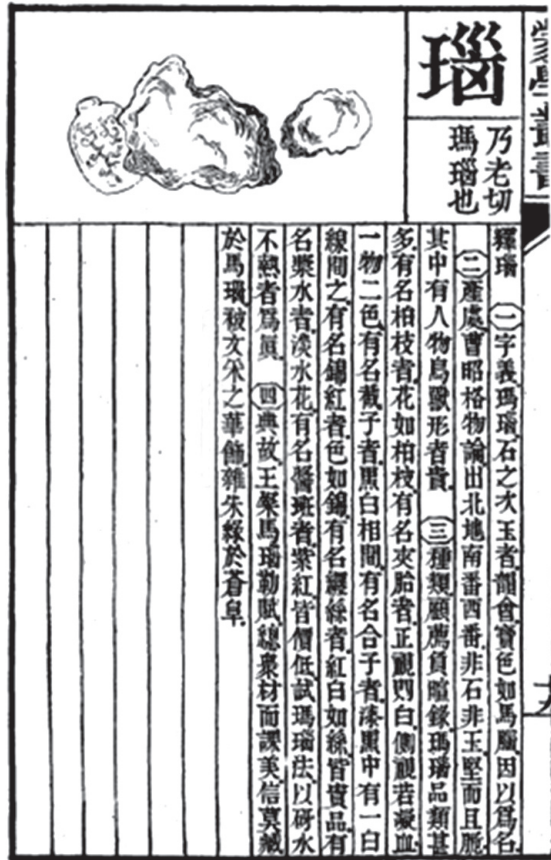
<sup>92</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87。

<sup>93</sup>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卷2，頁152。

<sup>94</sup> 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卷4，頁2。

<sup>95</sup>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網站 ([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1650&breadcrumbs=Search\\_%E8%88%8C\\_one&dictSearchField=%E8%88%8C](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1650&breadcrumbs=Search_%E8%88%8C_one&dictSearchField=%E8%88%8C))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sup>96</sup> 不著撰人：〈字課分類圖解：金石類「璫」字〉，《蒙學報》第15期（1906年），頁7。



(圖九)

如圖九所錄，「璫」字釋為「瑪璫也」，《說文》不錄此字。下方小字分作字義、產處、種類、典故四項說明，《集韻》釋「璫」字為「石次玉也」，<sup>97</sup>可知〈字課分類圖解〉所釋字義，仍不出傳統字書，而對於瑪璫產地之說明，則是錄明代曹昭《格古要論》之記載。若對照《康熙字典》釋「璫」字之內容，皆引用曹昭《格古要論》、宋代顧文薦《負暄雜錄》之說，<sup>98</sup>可知〈字課分類圖解〉內容有源自《康熙字典》。教育部《國語小字典》釋「璫」字，云：「瑪璫：為

<sup>97</sup> (宋)丁度：《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頁403。

<sup>98</sup> (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年)，頁738。

結合石英、石髓及蛋白石所混合而成的礦物。有紅、白、灰各色相間，成平行環狀波紋，中心部的空隙常附著有石英結晶，可作飾物。」<sup>99</sup>《國語小字典》對於瑪瑙的質地成分有淺顯清楚的說明，適合童蒙學習理解。

此階段之〈字課分類圖解〉，就形式體例而言，可稱為完備，已近於現代漢字教材圖文結合之風格。然而就釋字內容而論，卻沿襲傳統字書之內容，引用資料也是以古代典籍為主。已不復見《蒙學報》前一階段〈釋名〉對於釋義內容，以傳統字書釋義與西學新知兼具之創新風格，如〈釋名之「珊」〉云：

①字義：珊瑚也。昔人以為玉石類，故从王，王本古文玉字也。②產處：生水底，中國南海、閩廣、臺灣、安南，及日本、波斯、歐西皆有之。③形色：狀如樹，多生枝柯，中有孔，玲瓏可愛。大者高丈餘，小者數尺。其色紅，亦有黑紫及碧者，其質似石，性脆易碎，故昔人誤作玉石類。今以格致之理攷之，始知為蟲類相聚而成。④功用：大如枝柯者，插植瓶中，供几案，又用作首飾什物，並冠裳挂綴之件，取珊瑚之法，作鐵絲網，形若罩，沈水底，罩珊瑚上，即貫生網中，歲高數尺，逮長大乃絞網出之，多摧折在網中。<sup>100</sup>

「珊」字，《說文》云：「珊瑚。色赤，生於海，或生於山。从王，刪省聲。」<sup>101</sup>據許慎《說文》釋義，可知漢代已知珊瑚為一種生物，生於海中，而有誤以為生長於山者。珊瑚可作為首飾及擺件，故从玉，屬美石類。在〈釋名〉中首先以字形作基本解釋，且能對於珊瑚在世界的產地作一說明，具開拓國際視野之功用，且能引用西學「格致之理」，以科學考證名物，與〈字課分類圖解〉引

<sup>99</sup>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網站 ([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0684&breadcrumbs=Search\\_%E7%91%99\\_one&dictSearchField=%E7%91%99](https://dict.mini.moe.edu.tw/SearchIndex/word_detail?wordID=D0000684&breadcrumbs=Search_%E7%91%99_one&dictSearchField=%E7%91%99))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sup>100</sup> 葉瀚：〈釋名之「珊」〉，《蒙學報》第42期（1899年），頁4-6。

<sup>101</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18-19。



經據典，不出傳統學術範圍，兩者內容差異頗大。由此可知，《蒙學報》〈釋名〉釋義之內容，與〈字課分類圖解〉風格迥異，與原先主筆葉瀚所策劃之內容不同，徒具形式而已。

再者，汪鍾霖所續辦之《蒙學報》，既於 1902 年分類訂成《蒙學叢書》，且經管學大臣張百熙指定成爲中小學官編課本出版前之替代教材。因此，此時之《蒙學報》便有官學之立場，其內容亦應時調整。如〈切音辨正書〉云：

尊說一切謹領悉，按本報六十五冊以前、六十五冊以後，係一人之手筆，前後之所以似兩歧者。緣作者前則於音韻之學更淺，謹守舊法，不敢稍越範圍。後則閱韻書稍廣，得讀御定《音韻闡微》，且研究聲學樂律，而知古書多文勝之作，於音聲之學未必盡合真理也。惟《音韻闡微》合聲反切，合於天籟之自然，閒嘗伏讀玩索而有得焉。是書係聖祖詔諸儒臣遵國書合聲之法而作者，乃纂修諸臣未窺合聲之奧，輒背聖意，凡合聲切出之音，而為舊法所無者，疑為杜撰，屏棄不用，仍非聖祖詔用國書合聲之至意，殊為可惜。人徒知《音韻闡微》之簡明易曉，而莫喻其矯正舊法至意，廣切音法之作，未嘗不稟承於此。第舊法四聲之定，確乎不易，沈氏可謂精於聲學矣。外國字多不講四聲，其長在淺顯易知，盡人能習。至其文辭義理，以較漢文之精微淵懿，自有天壤之別，此漢文之所以難通難精也。本報字課六十餘冊以後，改用廣切韻法反切，與國書合聲之法相通。<sup>102</sup>

據此，《蒙學報》此前之識字教材如〈啟蒙字書〉，其注音以英文拼音標示，或以《平水韻》反切，實際上《平水韻》已難以反映近代的語音現象。因此，《蒙學叢書》自言改以御定《音韻闡微》爲據，並「改用廣切韻法反切，與國書合聲之法相通」。雖然《音韻闡微》評價甚高，在韻書中被稱爲精密之作，然而文中

<sup>102</sup> 不著撰人：〈切音辨正書〉，《蒙學報》第 1 期（1906 年），頁 4-7。

強調是書御定之性質，歌功頌德，故與其說是加強反切注音之方法，亦可視為回歸官方正統之聲明。且文中以漢字與外國字對照而論，偏重漢字之價值較高，故難通難精，而外國字多不講四聲，其長在淺顯易知，盡人能習，故「較漢文之精微淵懿，自有天壤之別」。此與清廷《奏定學堂章程》建立國家認同之政治目的一致。

相較於前三階段之識字教材，有加入英語學習元素及大量西學科普知識，而《蒙學報》第四階段識字教材之〈字課分類圖解〉，其內容有如傳統辭書，引用資料也是以古代典籍為主。其原因應與清廷早年大量推行新式學堂及遣送留學生，結果反而造成學子國文程度不佳之現象，因此後來清廷開始強調本國語言文字之重要。加之由維新派人士創刊之《蒙學報》，隨著變法失敗，政治改革風氣又轉趨保守，也影響刊物內容之發展。1903年，清廷公布《奏定學堂章程》，提出小學階段當優先注重國文教育，以建立國家精神之認同感。《奏定學堂章程》之前身，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公布的《欽定學堂章程》。1902年，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1840-1903）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吳氏深受日本推行國語之影響，<sup>103</sup>於是向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上書，1902年張百熙奏陳所擬學堂章程，奉准頒行，史稱《欽定學堂章程》，嘗試以國語教育建立國族精神。1904年，張之洞倡議各省設立「存古學堂」，以經史舊學為學習內容，教習以儒家思想之倫常道德，以保存傳統學術。<sup>104</sup>如〈留學生應注重國文〉云：

聞張中堂以此次考試留學生核計所得分數，仍屬科學優於漢文，爰擬電飭東西洋留學監督，通飭不可將中學漢文輕於拋棄，以存國粹。并擬行知各省嗣後選派留學生，凡中文程度不佳者，概不派往。至自費各生出洋之准駁，亦以中學程度為斷云。<sup>105</sup>

<sup>103</sup> （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第三冊（合肥：黃山書社，2002年），頁788-789。

<sup>104</sup> 黃琬柔：《古存則道存——晚清存古學堂學人的學術思想與經世的追求》（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32。

<sup>105</sup> 不著撰人：〈留學生應注重國文〉，《大同報（上海）》第10卷第12期（1908年），頁

張之洞是清末強調中學之代表人物，由於公費留學生皆需經過國家考試，而張之洞見留學考試結果，代表「國粹」的漢文分數，竟不如科學成績，故特別飭令負責留學事務之官員，對於留學生之中文程度應嚴加把關。中文程度不佳者，不准出國留學。這也在警示雖然清廷鼓勵西學，但中文能力仍要注重，對於傳統文化不可拋棄。當時有主張童蒙語文教育應以本國語文為先之論。如〈論講求西學應先注重國文之原理〉云：

為國文之障礙者，莫甚於幼童，受業躐等而習西文，蓋華文未通先習西文，則西文愈熟即華文愈疏。甚至幼年出洋，少成遂，若天性不特，對於國文萬無明理之望，即於風俗習慣亦扞格而不通。是雖名為儲才，實則不過為海關添一通事，為洋行添一買辦而已，曾何裨於國家，欲杜其弊，當限定就學年齡凡在小學堂以下，及一切普通學科均以國文為主，不得攙習西學文，即中國以上者，亦必國文明順，方准學習西文，則不蹈躐等之弊矣。<sup>105</sup>

是文雖然言論甚激，卻也揭露出時人競逐西學，荒廢國文之現象，尤其是對於年輕學子的教育培養，如不先確立中文學習之養成，則容易造成外國化之情形。因此，受當時風氣影響，《蒙學報》此階段〈字課分類圖解〉內容變為引用傳統經典，其原因應與童蒙教育以本國語文為優先之時論有關，然而過於注重經典文化，雖是欲以加強國族認同，卻弱化國際新知之學習，對於童蒙學習成長而言，頗有顧此失彼之缺憾。

34。

<sup>105</sup> 不著撰人：〈論講求西學應先注重國文之原理〉，《廣益叢報》第162期（1908年），頁1-2。

## 四、結語

關於《蒙學報》〈文學類〉之識字啓蒙教材，本文分作四個階段析論教材變革及演進之過程，對於清末漢字教育史有重要之意義。第一階段爲 1897 年第 1 期至第 6 期，第二階段爲 1898 年第 7 期至第 14 期，第三階段爲 1898 年第 15 期至 1901 年第 72 期，第四階段爲《蒙學叢書》1902 年至 1907 年。在第一及第二階段中，《蒙學報》之識字教材，無論是〈識字法〉或〈啓蒙字書〉，除學習中文外，均加入英文學習之元素。究其原因，爲清朝歷經數次與外國戰爭慘敗之打擊，便開始推行學習西方學術之運動，其中開設新學堂、派遣留學生，是西學運動的主要內容。且歷經多年推廣，西學更加流行，士子學習歐美語言，可出國留學，或可與在華洋人工作，是以《蒙學報》識字教材，會加入英語學習之元素，亦是順應時人之需求。第三階段識字教材，增〈釋名〉，與原連載之〈識字法〉搭配對照。〈釋名〉所載內容更爲詳實，形式也具有條理，已近於現代辭典分項解說之形式，類似百科全書式的說明方式，建立出一套知識傳遞系統，對於現代識字啓蒙教育中的啓發和借鑑，有其意義與價值。第四階段之〈字課分類圖解〉，相較於前三階段之識字教材，有加入英語學習元素及大量西學科普知識。〈字課分類圖解〉內容變得有如古代傳統字書。其原因應與清廷早年大量推行新式學堂及派遣留學生，結果反而造成學子國文程度不佳、進而影響國族認同之現象有關，因此後來清廷開始強調本國語言文字之重要，並主張童蒙語文教育應以本國語文爲先，然而〈字課分類圖解〉取材僅止於傳統經典，亦難以達到童蒙識字淺白生動之教學宗旨。

### 徵引書目

#### 傳統文獻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版（[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1/T54n2128.pdf](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1/T54n2128.pdf)），2001 年 4 月 29 日完成。（上網檢索時間：2023 年 6 月 23 日。）

- (宋) 丁度：《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
- (宋) 李昉等：《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2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明) 張自烈：《正字通》（清康熙戊午17年〔1678〕劉炳刊正本，臺灣大學善本）。
- (清)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京華書局，1970年）。
- (清) 阮元等編：《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清) 吳汝綸：《吳汝綸全集》第三冊（合肥：黃山書社，2002年）。
- (清)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清) 曹驥：《英字入門》（清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著易堂鉛印本）。
- (清) 張玉書等：《康熙字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于省吾：《雙劍謠古文雜釋》（北京：大業印刷局，1943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田潛：《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
-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2001年）。
-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 吳宓：《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季旭昇：《說文新證》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
- 季旭昇：《說文新證》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
-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
-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年）。
- 張梅：《晚清五四時期兒童讀物上的圖像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趙金壽：《環地福分類字課圖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

（二）期刊論文

王榮波：〈馬禮遜《五車韻府》的成書過程考證〉，《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4期（2018年4月），頁47-50。

不著撰人：〈中文識字法第壹課 天地人〉，《蒙學報》第1期（1897年），頁18。

不著撰人：〈中文識字法第八課 電冰雪〉，《蒙學報》第4期（1897年），頁5。

不著撰人：〈來書總覆〉，《蒙學報》第6期（1897年），頁38-39。

不著撰人：〈動物類識字法之「牛羊犬馬」〉，《蒙學報》第8期（1898年），頁5-6。

不著撰人：〈識字法之「雨、露、霜、雪」〉，《蒙學報》第29期（1898年），頁4-5。

不著撰人：〈論教育普及宜注重初等小學及變通語言文字〉，《東方雜誌》第2卷第3期（1905年），頁31-34。

不著撰人：〈切音辨正書〉，《蒙學報》第1期（1906年），頁4-7。

不著撰人：〈字課分類圖解：金石類「璫」字〉，《蒙學報》第15期（1906年），頁7。

不著撰人：〈字課分類圖解：身體類「舌」字〉，《蒙學報》第21期（1906年），頁3。

不著撰人：〈留學生應注重國文〉，《大同報（上海）》第10卷第12期（1908年），頁34。

不著撰人：〈論講求西學應先注重國文之原理〉，《廣益叢報》第162期（1908年），頁1-2。

不著撰人：〈學部不審定韻語書〉，《寰球中國學生報》第1卷第2期（1906年），頁76。



- 不著撰人：〈浙江舉人宣澍甘呈所編說文聲母歌括請審定批〉，《學部官報》第137期（1910年）。
- 汪鍾霖：〈蒙學報續辦略章啓〉，《北京新聞彙報》（1901年4月），頁125-129。
- 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2010年9月），頁651-700。
- 林盼：〈失蹤的「塊餘生」——辛亥之前葉瀚史事補述與考訂〉，《史林》第6期（2016年10月），頁112-122。
- 戚鵬：〈準確定位、通俗化與出版理念創新——《蒙學報》的出版特色及當代啓示〉，《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6年5月），頁154-157。
- 陸胤：〈「普通國文」的發生——清末《蒙學報》的文體試驗〉，《文學評論》第3期（2016年5月），頁129-140。
- 梁啓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續第十六冊）：幼學〉，《時務報》第17期（1896年），頁1-4。
- 梁啓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時務報》第44期（1897年），頁5。
- 張建坤：〈平水韻近代價值考辨〉，《廣東開放大學學報》第30卷總第149期（2021年10月），頁72-80。
- 張心科：〈清末民國時期關於語文教科書插圖的研究〉，《教育史研究》第2期（2022年），頁140-148。
- 葉瀚：〈啟蒙字書音目〉，《蒙學報》第1期（1897年），頁20-21。
- 葉瀚：〈啟蒙字書反切法〉，《蒙學報》第1期（1897年），頁22-25。
- 葉瀚：〈啟蒙字書（續）〉，《蒙學報》第4期（1897年），頁6-7。
- 葉瀚：〈文學初津（續）〉，《蒙學報》第5期（1897年），頁38-39。
- 葉瀚：〈啟蒙字書（續）〉，《蒙學報》第7期（1898年），頁28-29。
- 葉瀚：〈釋名之「桃、杏、櫻、棗」〉，《蒙學報》第15期（1898年），頁8。
- 葉瀚：〈釋名之「雨、露、霜、雪」〉，《蒙學報》第29期（1898年），頁

6-9。

葉瀚：〈釋名之「雪」〉，《蒙學報》第 29 期（1898 年），頁 6-9。

葉瀚：〈釋名之「室」〉，《蒙學報》第 35 期（1899 年），頁 6-7。

葉瀚：〈釋名之「珊」〉，《蒙學報》第 42 期（1899 年），頁 4-6。

葉瀚等：〈蒙學公會公啓〉，《時務報》第 42 期（1897 年），頁 1-3。

葉瀾：〈《蒙學報》緣起〉，《蒙學報》第 1 期（1897 年），頁 6-11。

（日）土屋洋：〈「中國教育史」的誕生——蔣黼及其《中國教育史資料》考論〉，《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刊》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158-172。

### （三）論文集論文

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收入徐蘭君、（美）瓊斯（Jones, A.）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35-72。

### （四）學位論文

王文靜：《《蒙學報》視野下的童蒙教育變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18 年）。

李豔利：《《蒙學報》與晚清中國兒童文學的覺醒》（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 年）。

黃琬柔：《古存則道存——晚清存古學堂學人的學術思想與經世的追求》（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3 年）。

蕭怡萱：《報刊·圖像·啓蒙：《蒙學報》（1897-1899）的圖說呈現與童蒙教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20 年）。

### （五）電子資源

「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s://cd2b-lib-ncu-edu-tw.ezproxy.lib.ncu.edu.tw/>

（檢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日。）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檔案：[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1/T54n2128.pdf](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1/T54n2128.pdf)（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3 日。）

《小學堂》：<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http://dict.mini.moe.edu.tw/cgi-bin/gdic/gsweb.cgi?o=ddictionary>（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 **An Analysis of the Textbook for Literacy Enlightenment in *Meng Xue Ba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ung, Che-Yu*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unding of *Meng xue bao* stemmed from the fact that after the fiasco of the Qing cour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5), the reformist intellectuals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rying to become strong, and took educational reform as the method to become strong. In this paper, the changes in content and form ar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literacy enlightenment in *Meng xue bao*.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the literacy textbooks of the *Meng xue bao*, whether it is the “Literacy Method” or “Enlightenment Character Book”,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ll elements of English learning are added,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teaching elements. The characteristic is to comply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eople of the times. In the third stage of literacy textbooks, “Release Word” has been added to compare with the original serialized “Literacy”. The content contained in “Explanation of Names” is more detailed and organized in form, and is similar to the encyclopedia-style explanation method,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 content of the fourth stage has become classical and conservative, such as ordinary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books. The material is limited to traditional classics, which is too limited for Tongmeng's learning and growth,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Keywords:** Meng xue bao, Literacy enlightenment, Shuo wen,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